## 【姬屋藏郊】望月怀乡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 at 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8977815.

Rating: Not Rated
Archive Warning: Rape/Non-Con

Category: M/M

Fandom: 姬屋藏郊 - Fandom

Relationship: <u>姬屋藏郊</u> Character: <u>姬发 殷郊</u>

Language: 中文-普通话 國語

Stats: Published: 2023-07-30 Words: 2,880 Chapters: 1/1

## 【姬屋藏郊】望月怀乡

by Canghe

## Summary

时间线在比干挖心前一天 有一点剧情的PWP 吃奶有

姬发不愿意承认,在姜子牙那个老头说出天下共主不必是殷寿时,自己有了一瞬间的动摇。

他不应该动摇的,那是他八年来一直仰望着的人,那是教他剑术,率领他们冲锋陷阵的人,那本来应是化为太阳永远照耀着殷商的人。

可现在,这轮太阳就如同那日天谴一般,早已被乌云啃噬,密密麻麻千疮百孔,笼罩地面的全是刺目的一片猩红。

这样真的对吗?他想问自己,也想问殷郊。于是,他提了一壶酒,去找那个八年前遇到的 小子。

那个小子还披头散发,呆坐在床沿上,望着窗外的月亮,不知发什么呆。木门吱呀一声,透过一条缝,姬发就瞧见了他。就算闭着眼,姬发也能想出这人的脸。他们见了太多次面了,他见过殷郊训练后大汗淋漓气喘吁吁的样子,见过殷郊冲锋时锐不可当以一敌百的气势,也见过殷郊立功后得意洋洋意气风发的恣肆,只是没见过现在这幅模样的他。作为殷寿的儿子,成汤的皇子,他是不可以有这个样子的,太脆弱了,太容易被敌人抓住破绽,一剑毙命。

"姬发。"

还是殷郊先发现了这个不速之客。

"是我。"

姬发换下了铠甲,只穿着一身白衣,走到殷郊的身边坐下。

"姬发,你说父亲他只是被狐妖迷惑了,对不对?"

"是。"

殷郊笑了,他原本还紧皱着的眉头舒展开,但转眼间,又蒙上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愁绪。

"对不起。"

"为何这么说?"

姬发搭上殷郊的肩膀,他绷紧的指尖似乎能按住殷郊所有的不安。

"我知道你父亲的事。"

"那是。"

"姬发,其实我很清醒,你也是,对不对?所以我们才这么痛苦。"

股郊很少说这样的话,他是个不善言辞的人,也是个很容易就能被哄好不记仇的人。姬发还记得那时候,他和殷郊偷偷射猎,偏生天降大雨,他俩在林中争执该往哪走,殷郊自然是说不过他的,结果走到了错误方向险些被猛兽咬伤,殷郊为了救他,胳膊上裂了个大口子,刚开始还绷着脸生闷气,姬发只是赔了三遍不是,立刻就笑开了花,也不管疼不疼了。当然被发现私离队伍受罚又是另一回事了。

或许真的是他们太清醒了。

"喝酒!"

姬发甩了甩脑袋,笑道。

"那就让我们的脑子糊涂起来!"

"喝!"

军中常饮庆功酒,但为了不耽误行军,他们从未醉过,还以为自己千杯不醉,哪料到这比 干府中的酒如此凶,又或许是,他们终于想放纵一回。

恍惚间,姬发抬起头,那轮被殷郊凝望了许久的月亮也印在了他的眼底。一瞬间,空气中似乎弥散着淡淡的麦香,透过那轮月亮,他好似回到了阔别太久的西岐,月下,风吹过,掀起一层又一层的麦浪。

"姬发,你醉了。"

殷郊趴在桌上,笑着伸出手去抓姬发耳边的碎发。

"你醉了!"

他的声音突然高亢起来,整个人都扑了出去,下一秒,就将姬发压倒在床上。他的手里,还攥着姬发的碎发,过了好一会,才凑到人耳边。

"我娘和我说,让我不要像父亲,要经常回家看看,但是姬发,你知道吗,她死了,我没有家了。"

姬发看不到殷郊的脸,但他感觉得到,温热的呼吸,潮湿的眼泪,还有低沉的抽噎。他的

心也在跟着抽动,怦怦怦。

"殷郊,我也想家了。"

他没有醉,至少,没有像殷郊这样。只一用力,他就翻过身,将殷郊压在了身下。殷郊的 手早就松开,他已经有点哭得难以自抑,头发披散在床上,一双眼睛里盛满的不知是酒还 是泪,似乎是太委屈,太伤心了,牙都咬住了嘴唇,还咬出了血。

姬发这才觉得酒劲上了头,他几乎是脑子一热,就俯下身来,轻轻舔走了那一点血。

不对。他脑子里有个声音在告诫他。不对,快点停下来!

可他停不下来了。殷郊只是一愣,下一秒,他就猛地按住姬发的头,牙齿死死咬上来。他 们像两只打架的狮子,缠斗在一起。

嘴唇贴着嘴唇,牙齿磕着牙齿,他们的这个吻一点都不温柔。这不是他们第一次吻,可姬 发觉得,可能这次不仅仅一个吻就能收场了。

殷郊越来越烦躁,酒劲上来,浑身燥热,双颊都泛上一大片坨红,他只觉得姬发似乎是冷的,一个劲地贴上来,还嫌衣服碍事,要一口气撕光了。

姬发也好不到哪去,殷郊一贴上来,他的脑子似乎也转不动了。直到最后,两个人已经赤身裸体交缠在一起。

军营中,互相帮忙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,但从未有到这一步。两人都喘着粗气,姬发却突然有些不敢动了,可下一秒,就忍不住低吟一声。殷郊直接握上了他那处,没有手法,没有技巧,只是单纯地上下撸动,却让姬发有如电流从全身穿过,快意如浪般一层层叠来。殷郊的另一只手放在自己的下身,可动了几下就被姬发按住。姬发擅长挽弓,指腹的薄茧每每擦过柱身,殷郊都忍不住咬紧了牙关,很快,两人的身下就一片狼籍。

不知是不是喝了酒的缘故,一次竟然还不够。姬发喘着粗气,很快就感觉自己下半身又有了抬头的趋势,他望向殷郊,那人半仰着身子,浑身上下都湿透了,胸上汗津津一片,正随着呼吸上下浮动。鬼使神差地,姬发低下头,轻轻舔了上去。几乎是瞬间,就能感觉殷郊猛地一震,算了,明日就是引狐妖进庙之日,他安慰自己,就错这一次吧。

股郊在姬发舔上来的一瞬间,就感觉了不对劲,他下意识想要推拒,却在姬发抬眼时,不自觉就松开手。姬发的眼睛湿漉漉的,鼻子也一抽一抽,他受不了姬发这样。就是这一心软,姬发已经舔上了乳晕。奇异的快感游走在全身,不停攻击着混沌的大脑,很快,在酒精和性欲的双重刺激下,殷郊就不自觉抱住了姬发的头。似乎是得到了认可,姬发一开始还只是试探性地游走在乳头周围,很快,他就控制不住一口咬住了那点,像是无师自通般吮吸着。殷郊的身子抽动,可刚感觉到一丝疼痛,就被铺天盖地的快感掩盖过去,他不自觉想要探手握住自己的阳具,却被姬发抢先一步。失去了目标的手只能攀上姬发的背,指甲狠狠刻进肉里。

可很快,姬发的手就摸到了别的地方。他们早已射了一次,汗水,精液,沾得到处都是,一片粘腻。姬发顺着囊袋就探到了会阴,轻轻地揉了揉,便听见一声变调的呻吟。殷郊只觉得头昏脑胀,什么都管不了,也什么都看不真切了,他现在只能感觉到姬发这个人,还有姬发带给他的一切。他甚至模模糊糊想,床上的姬发确实是有些霸道了,难怪八年前第一次见面,殷寿就说姬发最像他。

姬发摸着摸着,就探到了殷郊身后那处穴口。紧闭着,温热的穴口。他只试探性戳了戳, 便被殷郊一拳打在了后背。殷郊的酒猛地醒了,这次,他是真真切切感受到姬发想要做什么。

可姬发的嘴唇贴着他的耳垂,轻轻蹭了两下,说:"阿郊,我醉了。"

他醉了吗?殷郊不知道。但有些事,确实只能在醉了的时候做。他又借着月光瞧了瞧姬发的侧脸,真像只还未长大的小狗,他真的,真的很喜欢。

算了,顶多当是被小狗咬了一口,总能讨回来。

感觉到殷郊不再反抗,姬发试探性地在穴口绕着按压,另一只手也没闲着,将两人的阳具并到了一起互相抚慰着。很快,或许是殷郊天赋异禀,又或许是他俩都太过性急了,姬发已经探进去一指。温热的内壁仅仅吸附着手指,吸得姬发头皮发麻,于是,他再一次吻上了殷郊。这一次的亲吻要柔和得多,姬发舍不得似的汲取着对方口中的温暖,直到两人唇舌相缠。

第二指,第三指。缓慢的指奸让殷郊似乎被吊在秋千上,一晃一晃的,却总也到不了天上去。听着自己体内传来的淫靡水声,他浑身都红透了,几乎是咬着牙狠狠命令。

"进来。"

可真当硕大的龟头抵上穴口时,他又退缩了。姬发容不得他向后缩,他的力气向来大,只攥住殷郊的腰猛地一拉,那粗长的阳具便径直贯入殷郊穴内。

"阿!"

殷郊顿时痛呼出声,额头上的冷汗都将出来。

被穴肉包裹着的感觉实在是过于好了,紧致温热的内壁似乎一刻不停在按摩,姬发一时间昏了头脑,还不等殷郊适应便重重抽插开。殷郊一口咬在姬发的肩上,只觉得漫天的痛,但很快,也不知是不是被干出了血,抽插的越来越爽快起来,渐渐地,随着姬发的动作,殷郊甚至能感觉出一丝痒意从深处传来,前端也颤颤巍巍又立了起来。

姬发撞得一下比一下深,似乎要把整个人塞进殷郊里头,水声夹杂着呻吟声弥散在整个房间。被顶到一块软肉时,殷郊上半身都差点弹了起来,胸肉都擦过姬发的嘴唇。姬发没说话,但之后的每一次,都狠狠朝着那撞去。

月光下,释放的一瞬间,姬发整个人都抱住了殷郊,一如八年前他俩第一次共同完成任务 后一样。

"我叫殷郊,你叫什么名字?"

"姬发。"

"姬发,这次生死之交,我们以后就是好兄弟了,我的就是你的!"

殷郊似乎是睡着了,姬发也有些昏沉,他又看向了那轮月亮。

殷郊,阿郊,你的就是我的,我的就是你的,那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回家呢?

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